



# 野孩子

每个事主，都会觉得他的故事最哀怨动人，  
他的一生，最曲折离奇，  
事实上在旁人的眼中不过平平无奇。

亦舒作品集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# 野孩子

亦舒作品集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亦舒作品集 加拿大亦舒著· - 北京: 中国戏剧出版社, 1999.11

ISBN 7-104-01155-2

I. 亦… II. 亦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 
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62245 号

---

图字: 01—1999—2902 号

---

亦舒作品集 野孩子② 亦舒 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)

(邮政编码: 100086)

新华书店经销

广州市番禺区官桥彩色印刷厂 印刷

5120 千字 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302 印张 45 插页

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 3001 - 6000 套

---

ISBN 7-104-01155-2 / I.471 全套 45 册 定价: 438.00 元

本册: 10.80 元

## 亦舒小传

亦舒，原名倪亦舒，浙江省宁波人，是香港名作家倪匡(卫斯理)之妹，幼时随家人迁居香港。十五岁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小说，著有长中短篇小说及杂文集一百多部。亦舒自幼受传统道德文化的熏染，青年时期又受过欧风美雨的沐浴，其作品一直盛销不衰，造成了近几年香港出现的“亦舒现象”。她的作品自成一个浪漫别致的感情天地，既轻松有趣，又雅俗共赏。亦舒今日所以能创造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壮盛景象，除其禀赋外，还因她有丰富生活底蕴，且视角敏锐，文笔酣畅又具有女人细腻和婉丽的感情，她的小说特点是充满浓厚的时代气息。此惊世佳绩，诚令人激赏。

通过她的作品，读者将会看到全景式的海外色彩斑斓的世界！使广大读者也不亚于与亦舒一次愉悦的会面！

我叫裘哈拿。我有个孪生妹妹，叫裘马大。我比马大长五分钟。

我们的妈妈是个非常精彩的人物，年青的时候，她是个红极一时的花旦，唱戏唱累了，嫁人，父亲很早去世，留下一笔遗产给她，我们日子过得不坏。

三十多岁那年，她的伶人朋友中有一位改信基督教，把她也带成一位最佳教徒，她把一本《圣经》背得滚瓜烂熟，连女儿的名字都不放过，取了《圣经》里的名字。

母亲的艺名，叫粉艳秋，本名叫三妹。

她的朋友，叫她“小秋”，她的胡琴师傅，叫她“三妹姐”。

母亲已经五十多了，每当戏行里人叫她小秋，我头一个先忍不住笑起来，马大很乖，马大不笑，她通常瞪我一眼，暗示我收敛一点。

马大与我都二十四岁了。

她在港大念最后一年，读经济；我呢，不是念书的材料，早已经在做事。

马大一向觉得万般皆下品，惟有读书高，认为我没出息，我呢，看死马大念完伟大的经济学，也不过是嫁人，更加没用。

于是我老气她，“我才不需要花三年光阴换来一纸文凭装饰我的气质。”

这就是我们家的生活，简单而欢愉。

我们并没有太想念过身的父亲，因为从来没有见过他，母亲也很少提起，她是个乐观的妇人，过去属过去，将来必须努力，她最大的目的是怎样与两个女儿活得开心，家中的朋友络绎不绝，增加不少气氛。

我们所知道的父亲，只是一个故事，他是新加坡华侨子弟，母亲在彼邦登台的时候认识他，婚后不久生下我俩，他就染疾去世——那时候的男人仿佛特别短命。

为了不使母亲唏嘘，我与马大都非常识做，不大提这回子的事。

又是大闸蟹季节，母亲邀遍亲朋戚友来尝新。我掩住鼻子，“腥气。”

马大放下书，“你自己不吃算了，没文化，汉堡包人。”

“残忍，活生生蒸熟，下一世轮到大闸蟹吃你们，就知道滋味。”

我蹲下来，“亚斯匹灵，亚斯匹灵。”

妈妈的老朋友李太太转过头来，“谁叫亚斯匹灵？”

马大说：“当然是哈拿那些妖主意，她的狗叫亚斯匹灵。”

李太太大笑，“我不相信。”

我说：“马大拉提琴拉得我头疼，没有亚斯匹灵，怎生了得。”我抱起小狗。

马大说：“李伯母，你看看这只狗肉不肉酸，什么狗她不好养，偏养只沙皮狗。”

李太太点点头，“真丑。”

“才不丑呢。”我看看小狗，花掉近两个月的收入。

李太太放下蟹，洗手，跟母亲说：“小秋，真羡慕你这两个女儿，一动一静，不知多可爱。”

我抢着说：“可爱的是我。”

李太太笑。“——又漂亮。”

马大说：“漂亮的亦是我。”

我泄气说：“妈说各有各的好处。”

妈妈忙说：“那自然，没有这两个孩子，我早跟着去了，还活这么些年呢。”

李太太说：“我们都羡慕，只有你还维持着以前的气派，胡琴是胡琴，嗓子是嗓子，一个家也整整齐齐的。”她很感慨。

李伯好赌，把李伯母的私蓄输得七七八八，我与马大一刹时收了声，不好意思再闹下去。

我借故说：“李伯母，我替你拔白头发。”

“拔什么？”她说，“越拔越多，除非拔成秃子，那才不是白发。”

我直笑出来，马大又朝我白眼。

李伯母说：“咱们这班人中，以你们妈妈最漂亮，咱们都是梅香，她才是正主儿。”

妈妈笑，“那我真还不敢承认。”

李伯母点点头，“那是真，当年艳红往台上一站，谁不成了下风。”

妈妈朝李伯母使一个眼色。

我说：“你们都叫艳什么艳什么，李伯母，你呢？”

“我叫粉艳霞。”她含笑说与我知。

“啊，真好听。”我拍手，“我也愿意有一个这样的名字。”

老女佣阿英上来说：“老胡师傅来了。”

妈妈很喜悦：“请师傅来，留着好几只雌蟹给他，我那雨前也给泡一杯出来，都是师傅爱吃的。”

我借故溜开。

妈顶念旧，朋友都是三四十年前结交的，她又尊敬别人，像老胡师傅，七十多岁，生活都凭她照应，老胡拉起二胡像呜咽，上气不接下气，像个孩子哭得呛住，如果与马大的提琴合奏，恐怕会有起死回生之功。

妈有时候还就着二胡唱几句。

那么多曲子之中，我最喜《杜十娘》，十分幽怨动人，由妈妈那把早已不复旧观的嗓子唱来，更有落魄沧桑感，马大说太凄凉了，情愿妈唱祝英



台，她一向温情主义，但你别说，有一次，我看到她用脚踢亚斯匹灵，这年头，谁都是双面人。

我坐在宽大的露台往斜路看下去，这么早一对对的情侣已经出现在树荫下。

马大又出来撩我，“你就会坐在藤椅上抖脚。”

“有什么不好呢。”我笑，“你看不顺眼我有一双长短脚吗？”

她胀红脸，“哈拿，你真越来越无聊，把自己的残疾都拿来开玩笑，我一时说漏嘴，你就不放过我。”

我啼笑皆非，“我拿我自己开玩笑都不成？”

“你不是不知道妈为你的脚——”她转过头去。

我伸出自己的两条腿比一比，坐着看不出来。

我不能跳舞，不能跑步，不能跳绳，不过我也有我的乐趣，水上活动我全擅长，游泳拿过金牌，我照样可以开车，一点大问题也没有。

小毛病而已，左腿比右腿长了三公分。

我说：“我不是装出来的，我是真的不介意。”

马大不出声。

“喂，别林黛玉兮兮的好不好？”我推她一记，“我真的从没介意过，这一点点小事算得什么呢。”走起路来，很多人以为我穿着双夹脚的鞋子，就是那样。

马大仍然不开心。

“别忘了拜伦也是这个毛病。”我笑。

“咦！那只怪物。”

我又笑，马大是那种正常过正常的女孩子，喜欢粉红色、婴儿、英俊的男明星、文艺小说……她是选只枕头套都要拣有荷叶边的那种女孩。

“这几天你在哪里野？”她问我。

“学风帆。”我说。

“你要当心，欺山莫欺水。”

“谁像你那么怕水，”我说，“怕下了水不好看吗？”

“是真的嘛，什么都湿淋淋，一团糟。”她笑。

“马大马大，你什么时候长大呢。”我叹口气，“但不管如何，你是我的好姐妹，我一生爱你。”

她咕咕的笑，“少肉麻。”

外头胡琴响起来，拉了几个过门。

马大抿嘴说：“老胡师傅吃完蟹了，妈妈待他真好。”

“妈妈对人，真是没话说。”我承认。

妈妈唱起来：“杜十娘……恨满腔，可恨终身误托薄情郎……”

居然很动听，抑扬顿挫，别有一番风味。

我微笑，“我以为妈妈此刻最宜唱《贵妃醉酒》，胖胖的人，动不动吃吃笑，像醉熏熏。”

“你连妈妈都不放过。”

我往藤椅上平躺下来，试图想象妈妈她们那代伶人挣扎求全的血汗史。

那个时候她们也不太苦了，到底不比军阀时期，啼笑姻缘时代。不过人们还是瞧不起戏子，母亲的姐妹淘不是跟了拆白党就是伴老头做妾侍。妈妈比较幸运，然而守寡二十多年。

马大问：“你在想什么？”

“想妈妈三十年前在新加坡登台的盛况。”我用手臂枕着头。

“听说很风光，钞票扎的花牌摆满后台，全是美金大钞。”马大笑。

“不知妈是否在那个时候挣下的私蓄。”我说。

“房子都是爹的，毫无疑问，妈妈现在收租收几万一个月。”

“这样的生活算不算幸福呢？”

“如果爹还在，那就真幸福。”马大说。

“是。”我也很觉遗憾，“爹在的话，妈妈就真幸福。”

外头静下来，胡老师傅走了。

我坐起来，“你呀，毕业总该找个事做罢。”

“噯，真头疼。”

“要不要到我铺子来？”

“噢，才不要，”她骇笑，“服侍些邪牌女人换新装，我不干。”

## · 野孩子 ·

“只有捞偏门的女人才花费得起，现在什么时势，正经人还有心思讲穿的呢，万打万的晚装卖给谁去？”我说，“我不管，只要我的铺子赚钱，妈妈有得分红，我就对得起她。”

“我情愿到大机构去找份工作。”

我没好气，“去吧去吧。”

妈妈在露台边出现，“两姐妹又在吵什么？”一脸欢喜。

我过去搂住她，“你长得像观音，妈妈。”

“这家伙，别浑搅，我信的是基督。”

马大说：“哈拿这一辈子就这么瞎七搭八的。”

妈妈笑说：“结了婚会好的，我才不替她担心。”

“妈妈把哈拿宠得什么似的，她不爱念书就可以吊儿郎当，不爱做工就做老板。”马大笑说。

我吐吐舌头，说：“你少吃醋。”

我们日常生活就是这样，融洽愉快，我根本没有想过要自己出去组织家庭，他们说家庭幸福的孩子都迟婚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

转眼间二十四岁，再没有男朋友就变为老姑婆，我倒不那么担心，妈妈却老以为是因为我的腿。

我的腿。

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来换一双正常的腿，但既然是没有可能的事，也只好一笑置之。

出世时没有人发觉我的腿有什么不对，直到一岁，马大已经健步如飞，我还爬在地上，站不起来，妈妈才带我去看医生，发现我这个先天缺陷。

我轻轻叹口气。

妈妈说：“李伯母的房子要卖，怪新净的，我喜欢那堂家私，你们怎么说？”

我说：“反对，我喜欢我们这所老房子。”

马大说：“我也是。妈妈，我们反对搬家。”

妈妈说道：“真奇怪，反而年轻人喜欢住老房子，我本来想把李伯母那处买下来。”

“不要，”我说，“新房子没味道，我们这里好，光是冬暖夏凉已经值回票价。”

马大笑，“天晓得，值回票价！你天天买票进场？”

妈妈安抚我们，“好好，不搬，不搬。”

第二天我照常上班，准九点去开店门，小小的时装店，我是一脚踢，办货，标价，做帐，售货，甚至设计广告，都是我一个人，尴尬的是，连上洗手间那三分钟，我都得在门口挂一个“立刻回来”的牌子。

如果马大肯出来帮我，那就好了。

不过这小子心头高，不肯做这种芝麻绿豆生意。

第一个顾客于十时驾临，那是一个小舞女般的女子，试遍店里所有的货色，直到十一点正，才买一件毛衣，因为“你的招呼不错”。

我抱着游戏人间的态度，招呼当然好。

十一点来了真正的大客，是一个微胖的中年妇女，对店里的手织毛衣表示真正的兴趣，一口气买六件，我一件件为她试身，把袖子钉高或垫厚，为求使她穿得更舒适，她很满意。“店是小，服务好。”她说。

“是呀，大店里，经理在，那些女孩子就敷衍你一下，经理不在呢，当客人透明。除非你真正是羊牯，否则还是频遭白眼，说到招呼，早十年八年，诗韵是没话讲，现在这班女孩子都在各处做大班，她们手下就一副晚娘脸。一次我订皮鞋，千叮万嘱叫她们货到电话通知，嘿！等那双鞋卖断了码还不告诉我。”

那位太太笑出来。

我耸耸肩，“花钱还要受气，我划不来！”我把她送出门去，“下次再来。”

我一转身，电话铃震天价响起来。

“哈拿时装。”我说。

“哈拿？”那边说，“我是马大，快关店回来，妈妈有要紧事跟我们说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我嬉皮笑脸，“人家说双生子有心灵感应，怎么我跟你之间一点也不相通。”

“快回来，哈拿，妈妈在哭。”马大骂我，“死没正经的。”

“什么？”我跳起来，“我二十分钟内赶到。”

我立刻锁上店门，赶回家去。

记忆中从不知道妈妈哭过，受了什么委屈？有什么大事？我的心咚咚跳。

赶到家的时候，母亲还在抽噎，我扑上去问：“妈妈，有什么事，请说呀？”

妈妈说：“我不知道如何开口才好。”她呜咽。

我与马大面面相觑，我们静静的坐着，等母亲冷静下来。

她的情绪极之激动，不停的用手绢擦眼泪，又不住以左手去转动右手腕的一只玉镯，那只镯子因她近年胖了不少，已经很难转动。

一定有什么大事发生了，我手心暗暗冒着冷汗，妈妈去看过医生——难道，妈妈患了什么奇难杂症？

我的眼睛都涩了。

妈妈开口，“马大、哈拿，你们都知道，妈妈是唱戏的伶人。”

“知道！”我与马大齐齐的说。

这我们已经知道二十多年。

我的记忆回到极小的时候，母亲把钉着七彩亮片与流苏的披肩往我们身上搭……当然我们知道妈妈是女伶，这有什么好瞒的？

妈妈说：“马大、哈拿，你们的亲生爸爸来找你们。”她哭。

我与马大听得莫名其妙。

我瞪着妈妈。

“你们明白吗？你们的亲生爸爸——”

我打断她，“妈妈，我们爸爸二十年前已在新加坡逝世，不是吗？”

“不，”妈妈又紧张又伤心，根本没法有条理地表达她的意思，“在新加坡去世的是我的丈夫。”

“妈妈的丈夫，难道不是孩子们的爸爸？”马大问。

“不，我对不起你们两个，”她又哭泣，“我丈夫不是你们的父亲，他没有生你们！”

马大睁大眼，我张大嘴，两个人都忽然觉得喉咙干燥，说不出话来。

这是怎么一回事？我整理着千头万绪。我们去世的爸爸没有生过我们，那么生我们的是谁？另外一个男人？听母亲的口吻，这个男人仿佛又回来找我们姊妹俩……

一笔风流帐，毫无疑问。我偷偷看马大一眼。

显然马大的想法跟我一样，她的脸微红，大概有点难为情，但如今的道德观念有些两样了，私生子也不会有人瞧不起的，只是真没想到，妈妈会……妈妈会……。

我咳嗽一声，清清喉咙：“妈妈，你是说，我们父亲尚在人间？”

“是呀，当年他并没有意思要抚养你们，现在却又回来认你们。”母亲用帕子掩着面孔。



我向马大打一个眼色。

马大说：“妈妈，这岂不是好，本来以为没有爸爸，现在爸爸又回来了。”

这件事虽尴尬万分，却值得庆幸。

只不知，我们爸爸是怎么样的人？

妈妈仍然悲泣。

“妈妈，你怎么老哭呢？”我略觉蹊跷，“这是好事，慢慢会习惯的，妈妈。”我替她印眼泪。

“叫我怎么舍得你们姊妹俩？”她将我搂在怀内。

“你是我们的妈妈，”马大说，“没有人可以逼我们离开你，你放心。”

“是呀，妈妈，你放心。”我也跟着保证。

妈妈几乎哭倒在沙发上，“马大、哈拿，我不是你们的妈妈，我不是！”

我“霍”地站起来，如五雷轰顶。

马大即刻拉紧我的手，我们齐齐说：“什么？”

父亲是谁不要紧，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父亲，父亲从来没有带过我们上学，在病榻看护我们，替我们开生日派对，但是妈妈是实实在在的妈妈，我们不敢相信这句话是真的。

妈妈重复说：“我不是你们的妈妈，我没有生过你们。”

马大僵在那里，“妈妈别开玩笑，你不是我们妈妈，谁是我们妈妈？”